

共同的心愿

沈小玲

逐梦

徐琴开启助残事业,是因为儿子弘毅。三十多年前,徐琴十八个月大的儿子意外摔成重伤。医生告诉徐琴,就算救回来,日后状况也不乐观,有可能是植物人状态。几番抢救,弘毅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但还是成了一个多重障碍的患儿。

他是那么地小,徐琴一个臂弯便可将他稳稳抱牢。可厄运常盘旋于他的摇篮床畔:四岁,双目失明;九岁,身体右侧瘫痪;十岁,身体左侧又瘫痪。

“很多时候,我是在医院的抢救室外度过的。”徐琴说。

儿子看病,除了需要高额的费用,还要耗费家长大量的精力。徐琴辞去收入稳定的工作,转而寻找时间更为灵活、能方便照顾孩子的工作。

她摆过地摊,卖过棒冰,干过工地,脏活累活劳心活都干过,常年奔波在工作场所与医院之间。白日的操劳让她疲惫不堪,夜晚有时也难以休息。一旦遇上儿子癫痫发作,她一晚上得起来十多次。就算儿子沉沉睡去,她也无法安心,时常要去听听儿子的动静,根本睡不踏实。

待到儿子病情稳定、重新能够行走后,徐琴把弘毅送到浙江杭州杨绫子特殊教育学校。学校里有老师同学,孩子们一起学习生活,可以掌握生活技能,以便融入社会。可孩子毕业后,如果没有合适的去处,他们只能回家。学校学到的生活能力,会逐渐衰退。弘毅的同学欢欢在学校里能跳能唱,毕业后在家不到一年,连话都不会说了。

二十岁,弘毅毕业,回到家里。但他整天坐在窗前。

“弘毅,你在想什么呀?”徐琴小心翼翼地问。

“同学。”
“还有呢?”
“老师。”
徐琴心头一颤。

不能让孩子总待在家里,徐琴想。她把自己的想法同家人说,家人都很支持。徐琴便找了同班的六名重度心智障碍学生的家长,由她出资,成立托管中心,让孩子们继续聚在一起。家长们都非常感谢徐琴,没想到孩子毕业后还有地方可去。

不知是哪家司晨的大公鸡拍着翅膀长鸣一声。我从梦里醒来,第一缕光亮已从小窗透进来。我睡在故乡湖南辰溪邓家湾村老屋楼上的斗室里,静听着新一天的到来。

村里的客车喇叭在停车场里响起,村民匆忙的脚步声也从老屋楼下的水泥道上响起。他们要搭车进县城或者去乡场。

客车的喇叭声越来越远,此时,老屋楼下又响起了“得得”的马蹄声,还有驯马人的声音。村里消防池正在施工,前几天运来堆放在停车场里的沙石,都要由马匹运送到屋后山腰上的施工地。

村子不大,不过三百人口。这些年国家不仅不收村民一分税钱,还给村民护林、种粮、养猪,甚至买农具等各种各样的补贴。村里日子过得红火,房子越建越多。于是,消防池被列入重点工程,开始施工。

早饭后,村里妇女们在码头上相互邀约起来。她们戴着红色的遮阳帽,将放着音乐的手机装进衣兜,来到村口,来到溪边的田埂上,掀开一排大棚的门。

大棚里种的是羊肚菌,村民俗称“伞把菌”。朝棚里暗暗处望去,它们星星点点、密密麻麻地依近营养袋生长。我站在棚内看妇女们用小刀割菌子。很快,妇女们就将一筐筐“伞把菌”抬出大棚,成行成列摆放在公路一侧。领头的堂弟媳电话打到了“羊肚菌项目办”,装运的车辆很快来到大棚区,将羊肚菌装车送往市场或者是烤房。

她们自豪地告诉我,在家门口快快乐乐摘一天菌子,就有一百二十元工资,比在外面打工强多了。她们还告诉我,羊肚菌是大学生村官谢书记引进的致富项目,才在村里推

徐琴请来已经退休的特教老师来教学。老师不够,徐琴就自己上。她跟着老师做教具,写教案,逐渐掌握了一些教学技能。

万事俱备,2009年9月1日,只有七个学生的港湾托管中心开学了。

后来,为了让有更多融入社会的机会,徐琴把托管中心搬进了小区。

心智障碍人士无法独自面对社会,徐琴便手牵手带他们去菜场。一路走,一路认,买蔬菜、买水果、买鱼买肉,买来的菜便是当天上课的教具。有时,徐琴特意绕远路去买菜,带他们去公交、坐公交。

买菜、烧菜,吃饭,洗碗,坐公交车去银行,再坐公交车回学校,一来一回,一天就过去了,一天的课便结束了。

托管中心让那些孩子毕业后无处可去的家庭看到了希望,父母纷纷把孩子送来。徐琴看到相似的家庭、相似的孩子、相似的痛苦,她不忍心拒绝,收了一个又一个,学生从七名增至三十名。

托管中心的开销随即大增。徐琴把所有积蓄投进了托管中心。亲戚朋友不忍心,就来劝阻。

徐琴不听。“只要孩子们开心,这钱就花得值。”徐琴与他们朝夕相处,看着他们澄澈的双眼,她早把每个孩子都当作是她的弘毅。一旦牵手,就再也不会松开。

时间过得真快,这些学生很快就到了二十四五的年纪。徐琴寻思着,得让他们“上班”。

“让心智障碍青年上班”,这谈何容易。扣个纽扣、套件上衣、换双鞋子,这些对常人再简单不过的事,心智障碍青年可能要花上一两年、两年甚至三年来掌握。徐琴曾教一个学生开门,教了整整四年。

2014年,徐琴为了给孩子们提供就业岗位,在小区门口开了第一个实体店——港湾小书窝。书店静悄悄,看书的人不讲话。徐琴想,得让人跟孩子说话。于是,2015年,她开了间小超市。居民买油盐酱醋,买零食饮料,与孩子有了交流。但居民不逗留,买完东西就走。徐琴想,得让人停下来,多跟孩子说说话。2016年,她开了洗车行。很好,洗车至少二十分钟,车主会停留。

心智障碍青年很难独立完成一件事,徐琴就让学生相互打配合。学生们分工擦洗汽车的不同位置,不同颜色的毛巾对应不同的部位,蓝色擦车身,紫色擦门框,红色擦玻璃。等到墙上挂的毛巾全用完了,车就洗干净了。

负责擦汽车玻璃的峰峰回到家,他先抓住了两鬓生霜的父亲,又去找在厨房忙碌的母亲,他站在已经佝偻的爷爷奶奶面前,兴奋地大声宣布:

“今天,我上班了!”
“啊,峰峰的奶奶哽咽道,“这是我听过的

最好的消息。”

不管书店、洗车行等有没有收益,徐琴每月都给学生们按时发工资。他们跑到妈妈面前,掏出自己的工资卡:“看!我有钱。妈妈,我请你吃饭呀。”

目前,托管中心三十多名青年在书店、超市、厨房、洗车行、茶饮铺等就业点工作。还有十几名因身体原因,无法上班,徐琴就为他们开展一对一的课程培训。每天,他们等就业点的同学回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的,就像一个大家庭。

徐琴每年带学生们参加的活动有上百场,马拉松、长途快走、春游赏花、垃圾分类、服务社区老人、给环卫工人送凉茶等。

徐琴带学生们跑马拉松。起跑时,徐琴和他们手牵手,跑一会儿,徐琴会松手让他们自由跑。不能跑的,就继续手牵手。能跑的,自己跑,但他们一定会在终点前两三百米处停下来,等徐琴他们。

“我去牵他们的手,就这样牵着手跑到了终点。”徐琴说道,“这样的马拉松我们一起跑了八次。”

徐琴还和学生们一起组建了一支啦啦队。有次徐琴带学生们看篮球赛,虽然他们不懂比赛规则,但都热情高涨。不管球进不进,他们都起立高呼,鼓掌喝彩。

回到托管中心,学生们意犹未尽,问徐琴什么时候再去看球。球赛不常有,啦啦队可常设,啦啦队就这样组织起来了。

现在,啦啦队成员已经可以跟着乐曲和口令,做出相应的动作,随着旋律起舞。在杭州亚运会组委会组织的暖场节目选拔中,啦啦队全票通过。

托管中心的学生们还参演过默剧《一个也不能少》。当时各助残单位合作接龙演节目,托管中心分到的是结婚戏。六名同学扮演新娘子、新郎官、小姑子、小叔子和伴郎伴娘,一名志愿者来当默剧导演,手把手地教。

演出当天,学生可兴奋了,这是他们第一次上台表演。

正式演出时,演婆婆的家长因过于紧张,无法上台。导演临时抓人,“就你了,徐琴。”

徐琴看过没演过,穿上戏服硬着头皮上。舞台是个红艳艳的喜堂,正中间是一个红底烫金的“囍”字。徐琴坐到了上座,手边有喜桌,桌上摆着红苹果、红鸡蛋、五颜六色的喜糖,还有一对雕花龙凤烛。

徐琴看见自己的“儿子”穿着喜服,胸口别着红花,手里拿着红绸缎牵着一个漂亮的姑娘走了过来。她好似身处梦中,潸然泪下。

徐琴自己吃过苦,便不忍见他人吃这苦。对心智障碍青年的家庭而言,过寻常生活

是一种奢望。怕孩子被嘲笑和歧视,许多家长会把孩子“藏起来”。

诚诚就是一个被藏起来的孩子,在来托管中心之前,邻居和亲戚都不知道他的情况。

到托管中心后,诚诚的状态好了很多,可以去洗车行工作,可以去参加活动,在台上忘词了也不怯场。诚诚的父母不再把他藏起来,带他出门上街,走亲访友。

诚诚的父母加入了托管中心,也成了志愿者。托管中心的志愿者越聚越多,名册中登记了两千多名,服务时间较长的有两百多名。

六十七岁的吴佩荣已经在托管中心志愿服务了十多年。她每天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从城西到城南给学生们拍照,记录学生的成长过程。学生很喜欢吴佩荣,亲昵地称呼她为“荣荣老师”。

弘毅从只会说三个字,到现在会说一个长句子,徐琴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看护心智障碍的孩子,父母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常年无休,精神压力也很大。徐琴感同身受,在托管中心为这些特殊家庭推出了一个量身定制的“喘息服务”。她租了两个寝室,学生可以留宿,家长每周轮流来看护,其余不需要看护的时间就可以自行安排。这样一来,学生可以继续加深社会化,学习独立生活;父母则有了喘息的机会,可以放松和修整自己,去睡一个好觉。

“喘息服务”大大缓解了父母们看护的压力,徐琴便想把这套模式推广出去,去惠及更多的家庭,去帮助更多的父母。

徐琴设计让五个家庭“抱团”,把孩子们聚集在一起轮流照顾,一周贡献一天的客厅。五天去五个不同的客厅,剩下两天各回各家。如此一来,每个家庭每周都获得了整整四天的休整期。

徐琴每天坚持做网络直播教学,免费教给天南地北的特殊家庭全套的看管流程。她把自己多年摸索出来的教学经验编成一套《弯湾爱生活》教材、一套练习册、一本心智障碍青年能力发展机构管理手册,免费寄给各地几百家助残单位。

与三百多家助残单位合作,徐琴将托管中心的经验先后推广到北京、上海、武汉、洛阳、深圳、厦门等地。最近,她经常在周五托管中心放学后,赶高铁赴四川广元等地,跨越一千七百公里去指导教学。

在政府的支持帮助下,托管中心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徐琴因为在助残事业的突出贡献,当选为杭州市智力残疾人亲友协会主席,并获得“浙江省十佳爱心父母”“最美浙江人”“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托管中心门口,挂了多幅托管中心青年的绘画作品。有一幅画着蜗牛。草丛里有十几只蜗牛,每一只蜗牛的背上都画了翅膀。小蜗牛爬得很慢很慢,但不放弃。徐琴和他们的父母及社会各界人士给了他们翅膀,牵着他们的手。

慢就慢了,但是你要快乐呀。这是徐琴的心愿,也是心智障碍青年父母们以及更多爱心人士的心愿。

制图:张丹峰



我与一座城

作为土生土长的江西上栗人,我在三十多年后才得以细致地打量上栗,打量这个湘赣边独具特色的县城。

在2020年来到上栗工作前,我对上栗县城并不熟悉。南北狭长的走向加上大山阻隔,导致生活在南部农村的我年少时很少到过北部的县城。

上栗县城,更多地在我的想象中存在。读小学时,我曾经想象,沿着家门口的河流上溯,就可以抵达阻隔在我所在的村子与县城之间的大山吧。

大山名叫杨岐山。一条萍水河,从杨岐山出发往南,过安源,经绿水抵达湘江,汇入洞庭;一条栗水河,从杨岐山出发往东,过醴陵,经绿水抵达湘江,汇入洞庭。案山关依托雄峙的杨岐山,一度形成了地理的阻隔,让上栗的南北部从民俗到方言,都明显不同。南部靠近萍乡城,更多具有赣文化的意味,北部融入长沙市,更多带有湘文化的特征。

但这座关隘并未真正阻隔文化交流与产业合作。上栗是全国花炮主产区之一。我小的时候,做烟花爆竹,是上栗家家户户的生计,并没有南北之分;练习民间武术,也是遍及上栗全县各村各户的风气,并没有南北之别。

前几年,我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者沿着萍水河从上栗出发,进行一次徒步人文地理考察,深入萍水河流域乡镇村庄,了解家乡几十年来发展变化。我深入到了萍水河的源头杨岐山,并熟悉了上栗县的一部分村庄。

因为工作原因,我与上栗的市民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很多,我发现上栗人的开放合作意识几乎影响了家家户户。早市的摊贩告诉我,在上栗的麻石街,六尺宽的马路一侧是湖南,一侧是江西。夏天村民们吃饭时,端着饭碗串个门就到邻省了。企业家告诉我,叶落两省,鸡鸣三县的区位让上栗人对江西与湖南同样热爱,让赣湘区域合作意识潜移默化地深入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做企业的同时,他们对文化的追求也从未止步。上栗超过半数乡镇设立了专门的奖助学金基金会,尊师重教的风气深入人心。

我走进一家又一家花炮企业参观学习。惊喜地发现,幼时记忆深刻的很多花炮制作工序早已被机器替代,那些让人满身黄土灰尘的工序也已得到优化,高峰时两千多家花炮工厂和作坊已整合升级为两百多家现代化花炮企业。上栗与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万载一起成为国家烟花爆竹转型升级集中区。转型后的花炮产业,向着更加环保、更加安全、更具文化属性的方向发展。

一次,我随团到湖南省工商联和长沙市工商联交流。我发现,在长沙市工商联的工作手册中,上栗县工商联有时会印发文件的扩大抄送对象,上栗工商界人士很多时候也是其服务对象。长沙市工商联在组织企业家培训、开展经贸交流过程中,也顺理成章地将上栗的民营企业纳入其中。而上栗的工商界组织活动,眼界也始终盯着湘赣边这个区域概念,而不仅仅是一个县城。

正是依托自己的产业特色和区位优势,上栗人积极融入湘赣边区域合作战略,引进大批湘籍企业家人驻赣湘合作产业园,短短四五年的时间就在荒山野岭间建成了主营业务收入近两百亿元的工业园。

经济腾飞的同时,上栗的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如今的上栗,转角便能遇见花园,供市民休闲的广场绿意盎然,沿河老街焕发出新姿。一路走,一路品味这座城市春天里的美好:湿地公园“泉之源”草木勃发,智慧书吧里读者专注阅读,新近通车的石洋路串起一路花海与高楼……

无论是即将迁入新居的居民,还是在新兴工业园区上班的工人,这座城市里的人们,脸上都挂满自信的笑容。这笑容里,是大家对美好生活和城市未来的憧憬。

大家憧憬着,上栗宜居宜业、富民惠民的花朵越开越美。我是这些憧憬者中的一员,也是圆梦践行者中的一员。

花开上栗

漆宇勤



大地

物。儿女在外打工,乡村流动超市给他们的生活提供了极大便利,让居住在大山深处的他们,也能和城里人一样,天天吃上自己喜欢的水果和蔬菜。

我们回到村口时,夜幕已经降临。迎面碰见几个刚从外面打工回家的年轻人。他们扛着靠背椅,端上一杯茶,赶往古枫树下看电影。我往前看去,果然,一块银幕张挂在村口的树林间。原来今晚有“乡村电影”。现在村村都通水泥公路,轮到某村放映时,放映员自己开车装上放映设备,说来就来,放完又当夜回家。

村里电影定期放映,没有电影的夜晚,村口属于广场舞。跳舞的人群中,有年轻人,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音乐响起,舞姿各异,但欢快的气氛里人们的表情都是快乐的。山村一日,我处处感受到乡亲们的幸福与喜悦。

广两年,今年总收入可达四十多万元。一位村干部跟我说起一件得意的事情。去年底,他带着九万多元现金,给村民发工钱,最多的一人四千多元。

时下羊肚菌快要收割干净,村里的罗汉果已开始栽种。村里种罗汉果的大户已经种出了经验,他们直接从广西调苗。运苗的大货车一停在村口的古枫树下,村里的妇女们就被雇请去大棚里分苗。把满棚的小苗一棵棵分开栽进营养杯里,再栽进大田。

傍晚时分,随着喇叭里《在希望的田野上》的歌声由远及近,一辆厢式货车很快就到了村口的古枫树下。那是每隔一天必来一次的“乡村流动超市”。我第一次在这种超市购物。车厢里分做两层,绕车厢一周,能看到三十多个品种的蔬菜瓜果。这时,村里的老人慢悠悠走到村口,围着流动超市,选购自己需要的货

春天的山村

邓宏顺